



## 奔跑的勇士 張寶珍 (嘉芸)

第一次見嘉芸，一點看不出她與癌症抗爭至今已有十四年，癌症帶來的苦楚和哀傷不但沒有在她身上浮現，她呷一口茶說：「明天入院，抽腹水。」那種氣定神閒，恍惚只是訴說別人的事情而已。患癌多年被冠上「生命勇士」的稱號，她因何勇敢？「我很能忍痛，試過不使用麻醉藥便直接做射頻治療，動也不動；我病了十多年，如果每一次都喊痛，家中陣腳便會大亂。」懷着勇士的果斷與冷靜，她曾一度以為皈依佛門，便能找到人生的答案，就在那跌宕起伏之際，想不到上帝早已安排了最好的賽道給她，讓她跑出人生的風景。

撰文：尋找有時 攝影：王婉薇 | 部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

### “尋道的決心

嘉芸父親早逝，自小身兼數職養家，訓練出獨立果斷的性格，知道患癌後，冷靜就醫，爽快出院，心靈卻渴想尋覓人生苦難的出口。潛修佛法，又認識了基督教後，她有這種澄明的領悟：「佛教像個圓，無論怎樣努力奔跑、修練、尋求，終點也是起點，今生來世都是一個圓，苦得永無出路。而上帝為基督徒安放的人生跑道，卻是一道直線，只管跑吧！跑吧！憑信心，傳福音，撒果子，無後顧之憂，今生的路跑完，有永生等着我們。」

嘉芸2004年確診乳癌，「患癌後，我在一些售賣佛珠的地方認識了一班佛教徒，結伴吃齋菜、上佛堂，我一旦認真起來，就是非常認真地去尋根究底的人！我去圖書館找佛學的書鑽研，細心翻查經文的發音，每個晚上都與女兒一起跪在壇前誦經，唸四十九次大悲咒才罷休。佛教主張人不必去想生老病死以外的事，將人生的困難歸咎於前世因果，也不理會天地從何而來，這想法十分切合我當時的心境，因為一直都是過着靠自己的生活，況且我跟許多佛教徒一樣，深信反正只要行善，甚麼宗教也無所謂吧！」

愈篤信佛教，愈有想不通的地方，她皈依佛教後獲法號「能力」，2009年癌症復發，癌細胞擴散至肝臟，腫瘤竟有8.6厘米之大，她進行了一個大手術，切除腫瘤、右肝和膽。「我雖然信自己，是個無神論者，但我卻漸漸體會到人的能力不足以自救，我連自己的病都救不到，算甚麼有能力？」她認為佛學理論將一切人間苦難都以因果輪迴和孽緣來解釋，她認真鑽研後不但無法釋懷，反而更相信這是一種逃避問題、推卸責任的想法。

她寫網誌抒發情感，無意間認識了一些投契的網友，後來發現他們是一班基督徒，「我發現基督徒不像佛教徒那樣束縛和強迫自己，他們面對人生苦難時，以一種盼望和喜樂面對，互相支持。」佛教主張個人修練，斷情絕慾，以求擺脫老我，支撐的動力很微弱，「我的行為，若謂要斷離親人、出家修行才可以擺脫生活中的苦澀，實在很難在現實中實踐，事實上也沒有多少個人可以出家做和尚。我也不覺得放生可以為自己積福，因為理念上前後有矛盾；今日積的福要等下世始有福報，今生受的苦是因為上世作的孽，令我覺得佛教徒很苦。」

### “上帝出手拯救

癌症復發後，嘉芸再度入院進行大手術，「我隨身帶着一部MP3，早晚播佛經佛歌，全是名人明星、著名的佛教師傅等的錄音，因名人效應給我安撫作用。突然有一天，那個MP3中的所有佛經佛歌，在無緣無故的情況下完全消失了，只剩下與佛教無關的流

行歌曲。那幾天我反覆思考，為何佛歌會完全消失？」難道世上真的有一位上帝在尋找我嗎？

在住院的時間，她想通了，「雖然佛教及基督教都是導人向善，但佛教的層面只顧及人世間的事，無神論的立論之下唯有以前世今生去解釋，但其實永遠解釋不了。基督教的層面比佛教更高、更闊，不但顧及人世間的事，更關乎永生的事，才能真正解釋到人間之苦及解脫方法。」

既然上帝正在尋求她，她於是決志信主，堅決地將袈裟、佛鍊扔掉，那一刻發現過往因佛教而花上大量金錢，「添香油、置佛器等等，每一件事都有商業成分，而且耗費不菲。我病臥在牀時，不見這班佛教徒有何行動去關懷或傳揚佛教理念，只是閒時一起去放生、吃齋菜，有困難發生的時候，就只是叫你去買甚麼、戴甚麼。」她深深地體會到，社交活動並不等於真正付出的關心。

追隨基督，至今已有九年，嘉芸在一條筆直的跑道上，揮灑汗水，與神同行，不但將死亡看得輕鬆，更有心力關心其他人，效法基督付出和關愛，才是這位生命勇士真正的勇氣來源。「有些人覺得人死如燈滅，但不要以人有限的腦袋去猜度神無限的智慧，我不怕死，因我尊主為大，神一定留給我最好的東西。」

上帝不曾應許天色常藍，但祂必定與信靠祂的人同行，並將平安賜給我們，好叫我們奔跑那美好的人生旅程。

「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，如同雲彩圍著我們，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，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。」（希伯來書12:1）

